

趙氏醫貫

上海大德書局印行

逸士養葵趙獻可纂著

醫西藥問子醫西貫

新安俞淵署

全書六厚冊
中洋紙定價大洋
捌壹元陸角

民國丙寅年春月
上海大德書局石印

袁序

昔陳氏脩園之作醫學三字經也舉歷代醫學諸大家而評論之凡月旦所加雖有褒貶抑揚之處然要之皆平心立論非徇一己之私見隨其憎愛以定從違是以後世醫學之士咸避其說而莫或非之至其論醫貫一書則曰獻可論合二張云云獻可即趙養葵之名二張謂張石頑張景也趙養葵所著醫貫大旨注重於命門與石頑景岳之法相同原書凡六卷多以溫補命門為主就其學識而論則與滋陰養腎之以水為重者似乎分道而馳大相逕庭然其所持之說卓有所見亦足以別立一幟自成名家未可謂其立旨有偏重之處遽加以擬議而輕非之也試觀書中所著首卷曰玄元膚論則言內經十二宮與陰陽五行之理次卷曰主客辨疑則言中風傷寒溫病鬱病等症

三卷曰絳雪丹書則言血病四五兩卷曰先天要論則言
滋陰降火陰虛發熱咳嗽吐血咽喉眼目口耳諸症及消
渴中滿噎膈與大小便夢遺滑精之類末卷曰後天要論
則言傷飲食中暑濕瘧痢疾各症凡此種種莫不言之剴
切述之綦詳推造化循環之機窮陰陽消長之理其在斯
乎其在斯乎

中華民國十有五年歲次丙寅仲春上浣

古明州袁韜壺謹序

醫無問子醫貫序

凡人有所以生而非形也形有所以促而非病也病有所以治而非藥石也中醫以藥石治病上醫借藥石以治生病病者不受不生惟生生者病而生危甚則促故欲治生者原生夫人何以生生於火也三統之說人生於寅寅生火也火陽之體也造化以陽為生之根人生以火為生之門儒者曰天開於水子為元醫者曰人生於水腎為元孰知子為陽初也又孰知腎為火藏也陰生於陽故水與火為對然而火不與水為對體其與水對者後天之火離火也其不與水為對者先天之火乾火也夫乾陽之純也夫陽火之主也夫水火之原也後天之火有形而先天者無形有形之火水之所尅無形之火水之所生今夫艾臺見日而火方諸見月而水此水火之大分也然取水者迎月之光而不迎其魄何也魄陰也而光借於日則陽也水不生於水而生於火明矣是故土蒸而潤膚燠而澤釀醅而溢釜炊而

汗丹砂硫黃之所韞而湯也滙為溫泉出焉水之生於火也益信火
生乎水亦還藏於水也其象在坎一陽陷於二陰之中而命門立焉
蓋火也而腎水寄之矣其生乎水也其象在乾純陽立於雜卦之先
左旋而坎水出焉右旋而兌水納焉蓋水也而陰陽之火則分而寄
之矣此所謂後天中之先天也有氣而未始有形也無形之火以陽
生陽寄位於心則為君神明以官譬若火之光以陽生陰寄運於三
焦則為相腑臟以充譬若火之焰君火在上而相火巽乎水而上行
譬若轆轤之轉而未始停也水乃升而火降所謂既濟者也如是則
生全不則其生非者反以尅木水為火所尅則水竭而無所與藏還
以自尅而生害故養生莫先於養火醫無問子曰余所重先天之火
者非第火也人之所以立命也仙煉之為丹釋傳之為燈儒明之為
德者皆是物也一以貫之也故命其名曰醫貫其說具載於書余不
論論其原生之大指若此醫無問子姓趙氏名獻可別號養葵其為

今稱蓋有逃名之意焉且以書成於幽州若曰藏諸山以俟其人刻而行之者家伯兄司馬公也

賜進士第奉訓大夫右春坊右諭德兼翰林院侍講撰述

誥勅

東宮曰講官爾東友人薛三省拜譔

醫無閭子醫貫目錄

卷之一

玄元膚論

內經十二官

陰陽

五行

卷之二

主客辨疑

中風

傷寒

溫病

鬱病

卷之三

絳雪丹書

血病

卷之四

先天要論上

八味丸

張仲景八味丸用澤瀉論

水火丸

六味丸說

八味丸說

滋陰降火論

相火龍雷論

陰虛發熱論

痰論

咳嗽論

吐血

喘

咽喉痛

眼目

卷之五

先天要論下

齒

口瘡

耳瘡

消渴

氣虛中滿

噎膈

瀉利并大便不通

小便不通并不禁

夢遺并滑精

卷之六

後天要論

補中益氣湯

傷飲食

中暑傷

濕

瘧

痢疾

醫無問子醫貫卷之一

逸士養葵趙獻可纂著

太史青雷薛三才訂正

郡博贊皇李 樅詳閱

玄元膚論

內經十二官

心者。君主之官也。神明出焉。肺者。相傳之官。治節出焉。肝者。將軍之官。謀慮出焉。膽者。中正之官。決斷出焉。膻中者。臣使之官。喜樂出焉。脾胃者。倉廩之官。五味出焉。大腸者。傳道之官。變化出焉。小腸者。受盛之官。化物出焉。腎者。作強之官。伎巧出焉。三焦者。決瀆之官。水道出焉。膀胱者。州都之官。津液藏焉。氣化則能出矣。凡此十二官者。不得相失也。故主明則下安。以此養生則壽。歿世不殆。以為天下大昌。主不明則十二官危。使道閉塞而不通。形乃大傷。以此養生則殃。以

為天下者。其宗大危。戒之戒之。至道在微。變化無窮。孰知其原。窘乎哉。消者瞿瞿。孰知其要。閔閔之當。孰者為良。恍惚之數。生於毫釐。毫釐之數。起於度量。千之萬之。可以益大。推之大之。其形乃制。

此內經文

玩內經註文。即以心為主。愚謂人身別有一主。非心也。謂之君主之官。當與十二官平等。不得獨尊。心之官為主。若以心之官為主。則下文主不明。則十二官危。當云十一官矣。此理甚明。何註內經者昧此耶。蓋此一主者。氣血之根。生死之關。十二經之綱維。醫不達此。醫云乎哉。

或問心既非主。而君主又是一身之要。然則主果何物耶。何形耶。何處安頓耶。余曰。悉乎問也。若有物可指。有形可見。人皆得而知之矣。惟其無形與無物也。故自古聖賢。因心立論。而卒不能直指其實。孔門之一貫。上繼精一。執中之統。惟曾子子貢得其傳。然而

二子俱以心悟而非言傳也。若以言傳，當時門人之所共聞，不應復有何謂之問也。後來子思行其傳，而作中庸，天命之性，以中為大本，而終於無聲無臭。孟子說不動心有道，而根於浩然之氣，及問浩然之氣，而又曰難言也。老氏道德經云：谷神不死，是為玄牝。玄牝之門，造化之根。又曰：恍恍惚惚，其中有物。佛氏心經云：空中無色，無受想形識，無眼耳鼻舌身意。又曰：萬法歸一，一歸何處。夫一也，中也，性也，浩然也，玄牝也，空中也，皆虛名也，不得已而強名之也。立言之士，皆可以虛名著論。至於行醫濟世，將以何味的為君主之藥，而可以綱維一身之疾病耶。余一日，遇一高僧，問之：自心是佛，佛在胸中也。僧曰：非也。在胸中者，是肉團心，有一真如心是佛。又問僧曰：真如心有何形狀。僧曰：無形。余又問：在何處安寄。僧曰：想在下邊。余曰：此可幾於道矣。因與談內經諸書及銅人圖，豁然超悟，唯唯而退。今將十二經形景圖，逐一申示，俾學者按圖。

考察據有形之中。以求無形之妙。自得之矣。特撰形影圖說於後。臟腑內景。各有區別。咽喉二竅。同出一腕。異途施化。喉在前。主出。咽在後。主吞。喉系堅空。連接肺本。為氣息之路。呼吸出入。下通心肝之竅。以激諸脉之行氣之要道也。咽系柔空。下接胃本。為飲食之路。水谷同下。併歸胃中。乃糧運之關津也。二道並行。各不相犯。蓋飲食必歷氣口而下。氣口有一會厭。當飲食方嚥。會厭即垂。厥口乃閉。故水谷下咽。了不犯喉。言語呼吸。則會厭開張。當食言語。則水谷乘氣送入喉腕。遂噓而咳矣。喉下為肺。兩葉白瑩。謂之華蓋。以覆諸臟。虛如蜂窠。下無透竅。故吸之則滿。呼之則虛。一吸一呼。本之有源。無有窮也。乃清濁之交運。人身之橐籥。肺之下為心。心有系絡。上係於肺。肺受清氣。下乃灌注。其象六長而圓。其色赤。其中竅數多寡各異。迥不相同。上通於舌。下無透竅。心之下有心包絡。即膻中也。象如仰盂。心即居於其中。九重端拱。寂然不動。凡脾胃肝膽兩腎膀胱各有一系。

繫於包絡之旁。以通於心。此間有宗氣積於胸中。出於喉嚨。以貫心脉。而行呼吸。即如霧者是也。如外邪干犯。則犯包絡。心不能犯。犯心即死矣。此下有膈膜。與脊脇周迴相著。遮蔽濁氣。使不得上熏心肺。膈膜之下有肝。肝有獨葉者。有二三葉者。其系亦上絡於心。包為血之海。上通於目。下亦無竅。肝短葉中。有膽附焉。膽有汴藏而不瀉。此喉之一竅也。施氣運化。薰蒸流行。以成脉絡者如此。咽至胃長一尺六寸。通謂之咽門。咽下是膈膜。膈膜之下有胃。感受飲食。而腐熟之。其左有脾。與胃同膜而附其上。其色如馬肝。赤紫。其形如刀鏹。聞聲則動。動則磨胃。食乃消化。胃之左有小腸。後附脊脊。左環迴。周疊積。其注於迴腸者。外附臍上。共盤十六曲。右有大腸。即迴腸。當臍左。回周疊積而下。亦盤十六曲。廣腸附脊。以受迴腸。左環疊積下辟。乃出滓穢之路。廣腸左側為膀胱。乃津液之府。五味入胃。其津液上升。精者化為血脉。以成骨髓。津液之餘。留入下部。得三焦之氣。施化小腸。

滲出。膀胱滲入。而洩便注洩矣。凡胃中腐熟水谷。其精氣自胃口之
上口曰賁門。傳於肺。肺播於諸脉。其滓穢自胃之下口曰幽門。傳於
小腸。至小腸下口曰闡門。泌別其汁。清者滲出小腸。而滲入膀胱。滓
穢之物。則轉入大腸。膀胱赤白瑩淨。上無所入之竅。止有下口。全假
三焦之氣化施行。氣不能化。則閉格不通。而為病矣。此咽之一竅。資
生氣血轉化糟粕。而出入如此。三焦者。上焦如霧。中焦如漚。下焦如
瀆。有名無形。主持諸氣。以象三才。故呼吸升降。水谷腐熟。皆待此通
達。與命門相為表裏。上焦出於胃口。並咽以上貫膈。而布胸中。走腋。
循太陰之分而行。傳胃中谷味之精氣於肺。肺播於諸脉。即臙中氣
海所留宗氣是也。中焦在中脘。不上不下。主腐熟水谷。泌糟粕。蒸津
液。化其精微。上注於肺脉。乃化為血液。以奉生身。莫貴於此。即腎中
動氣。非有非無。如浪花泡影是也。下焦如瀆。其氣起於胃下脘。別迴
腸。注於膀胱。主出而不納。即州都之官。氣化則能出者。下焦化之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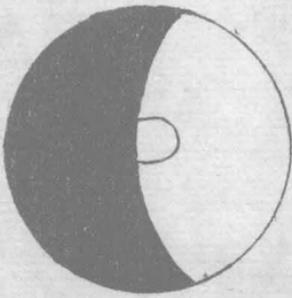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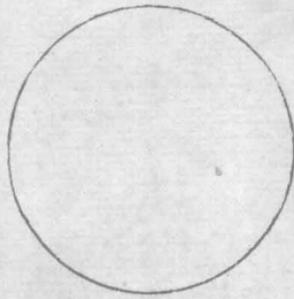
腎有二精所舍也。生於脊脊十四椎下兩旁各一寸五分。形如豇豆相並而曲附於脊。外有黃脂包裹。裏白外黑。各有帶二條。上條係於心包。下條過屏翳穴。後趨脊骨。兩腎俱屬水。但一邊屬陰。一邊屬陽。越人謂左為腎。右為命門。非也。命門即在兩腎各一寸五分之間。當一身之中。易所謂一陽陷於二陰之中。內經曰。七節之旁。有小心是也。名曰命門。是為真君真主。乃一身之太極。無形可見。兩腎之中。是其安宅也。其右旁有一小竅。即三焦。三焦者。是其臣使之官。稟命而行。周流於五藏六府之間。而不息。名曰相火。相火者。言如天君無為而治。宰相代天行化。此先天無形之火。與后天有形之心火不同。其左旁有一小竅。乃真陰真水氣也。亦無形。上行夾脊至腦中。為髓海。泌其津液。注之於脉。以榮四支。內注無臟六腑。以應刻數。亦隨相火而潛行於周身。與兩腎所主。後天有形之水不同。但命門無形之火。在兩腎有形之中。為黃庭。故曰。五藏之真。惟腎為根。褚齊賢云。人之

初生受胎始於任之兆。惟命門先具。有命門然後生心。心生血。有心然後生肺。肺生皮毛。有肺然後生腎。腎主骨髓。有腎則與命門合。二數備。是以腎有兩歧也。可見命門為十二經之主。腎無此則無以作強。而技巧不出矣。膀胱無此則三焦之氣不化。而水道不行矣。脾胃無此則不能蒸腐水谷。而五味不出矣。肝膽無此則將軍無決斷。而謀慮不出矣。大小腸無此則變化不行。而二便閉矣。心無此則神明昏。而萬事不能應矣。正所謂主不明則十二官危也。余有一譬焉。譬之元宵之鰲山走馬燈。拜者舞者。飛者走者。無一不具。其中間惟是一火耳。火旺則動速。火微則動緩。火熄則寂然不動。而拜者舞者。飛者走者。軀殼未嘗不存也。故曰。汝身非汝所有。是天地之委形也。余所以諄諄必欲明此論者。欲世之養身者。治病者。的以命門為君主。而加意於火之一字。夫既曰立命之門。火乃人身之至寶。何世之養身者。不知保養節慾。而日夜戕賊。此火既病矣。治病者。不知溫養此

火而日用寒涼。以直滅此火。焉望其有生氣耶。經曰。主不明則十二官危。以此養生則殃。戒之戒之。余今直指其歸元之路。而明示之。命門君主之火。乃水中之火。相依而永不相離也。火之有餘。緣真水之不足也。毫不敢去火。只補水以配火。壯水之主。以鎮陽光。火之不足。因見水之有餘也。亦不必瀉水。就於水中補火。益火之原。以消陰翳。所謂原與主者。皆屬先天無形之妙。非曰心為火。而其原在肝。腎為水。而其主屬肺。蓋心脾腎肝肺。皆後天有形之物也。須有無形之火。配無形之水。直探其君主之宅穴而求之。是為同氣相求。斯易以入也。所謂知其要者。一言而終也。若夫風寒暑濕燥火之入於人身。此客氣也。非主氣也。主氣固。客氣不能入。今之談醫者。徒知客者除之。漫不加意於主氣。何哉。縱有言固主氣者。專以脾胃為一身之主。焉知坤土是離火所生。而艮土又屬坎水所生耶。明乎此。不特醫學之淵源有自。而聖賢道統之傳。亦自此不昧。而所謂一貫也。浩然也。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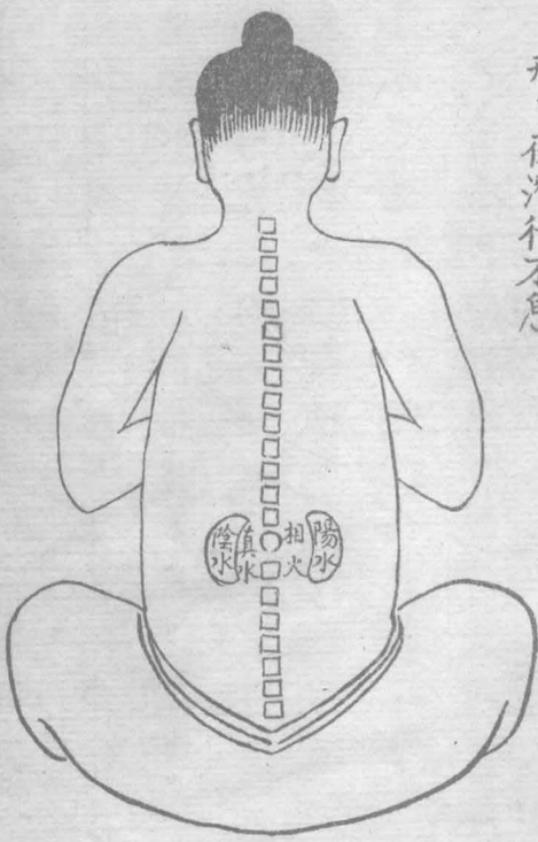
德也。玄牝也。空中也。太極也。同此一火而已。為聖為賢為佛為仙。不過克全此火而歸之耳。小子茲論。闡千古之未明。慎勿以為迂。繫辭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周子懼人之不明。而製為太極圖。無極而太極。無極者。未分之太極。太極者。已分之陰陽也。一中分太極。中字之象形。正太極之形也。一即伏羲之竒。一而圓之。即是無極。既曰先天太極。天尚未生。盡屬無形。何謂伏羲畫一竒。周子畫一圈。又涉形跡矣。曰此不得已而開示後學之意也。夫人受天地之中以生。亦原具有太極之形在人身之中。非按形考索。不能窮其奧也。

形 象 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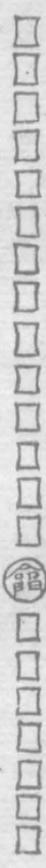


陽 火
陰 水
土 金
木

兩腎俱屬水左為陰水
 右為陽水以右為命門
 非也命門在兩腎中
 命門左邊小黑圈是真水
 之穴命門右邊小白圈是
 相火之穴此一水一火無
 形日夜潛行不息



陽水 兩腎在人身中
 相火 合成一太極
 真水 自上數下十四節
 陰水 自下數上七節



余因按古銅人圖畫一形象而人身太極之妙顯然可見是豈好事者亦不得已也試即命門言之命門在人身之中對臍附脊骨自上數下則為十四椎自下數上則為七椎內經曰七節之旁有小心此處兩腎所寄左邊一腎屬陰水右邊一腎屬陽水各開一寸五分中間是命門所居之宮即太極圖中之白圈也其右旁一小白竅即相火也其左旁之小黑竅即天一之真水也此一水一火俱屬無形之氣相火稟命於命門真水又隨相火自寅至申行陽二十五度自酉至丑行陰二十五度日夜周流於五藏六府之間滯則病息則死矣人生男女交媾之時先有火會而後精聚故曰火在水之先人生先生命門火此褚齊賢之言也發前人之所未發世謂父精母血非也男女俱以火為先男女俱有精但男子陽中有陰以火為主女子陰中有陽以精為主謂陰精陽氣則可男女合此二氣交聚然後成形成形俱屬後天矣後天百骸俱備若無一點先天火氣盡屬死灰矣

故曰主不明則十二官危

或又問曰。如上所言。心為無用之物耶。古之聖賢。未有不以正心養心。盡心為訓。而先生獨欲外心以言道。恐心外之道。非至道也。余曰。子細玩經文。自得之矣。經曰。神明出焉。則所係亦重矣。豈為無用哉。蓋不觀之朝廷乎。皇極殿是王者向明出治之所也。乾清宮是王者向晦晏息之所也。指皇極殿而即謂之君身可乎。蓋元陽君主之所。以為應事接物之用者。皆從心上起經綸。故以心為主。至於棲真養息而為生生化化之根者。獨藏於兩腎之中。故尤重於腎。其實非腎而亦非心也。

陰陽

陰陽之理。變化無窮。不可盡述。姑舉其要者言之。夫言陰陽者。或指天地。或指氣血。或指乾坤。此對待之體。其實陽統乎陰。天包乎地。血隨乎氣。故聖人作易。於乾則曰大哉乾元。乃統天。於坤則曰至哉坤

元乃順承天。古人善體易義。治血必先理氣。血脫益氣。故有補血不用四物湯之論。如血虛發熱。立補血湯一方。以黃耆一兩為君。當歸四錢為臣。氣藥多而血藥少。使陽生陰長。又如失血暴甚。欲絕者。以獨參湯一兩頓煎服。純用氣藥。斯時也有形之血不能速生。幾微之氣所當急固。使無形生出有形。蓋陰陽之妙。原根於無也。故曰無名天地之始。生死消長。陰陽之常度。豈人所能損益哉。聖人裁成天地之化。輔相天地之宜。每遇扶陽抑陰之微權。方復而先憂七日之來。未濟而預有衣衾之備。防未然而治未病也。然生而老。老而病。病而死。人所不能免。但其間有壽夭長短之差。此岐黃之道所繇始。神農嘗藥。按陰陽而分寒熱溫涼。辛甘酸苦鹹之辨。凡辛甘者屬陽。溫熱者屬陽。寒涼者屬陰。酸苦者屬陰。陽主生。陰主死。司命者。欲人遠殺而就生。甘溫者用之。辛熱者用之。使共躋乎春風生長之域。一應苦寒者俱不用。不特苦寒不用。至於涼者亦少用。蓋涼者。秋氣也。萬物

逢秋風不長矣。或時當夏令。暑邪侵入。或過食炙煇辛熱而成疾者。暫以苦寒一用。中病即止。終非濟生之品。世之慣用寒涼者。聞余言而怪矣。幸思而試之。其利溥哉。若夫尊生之士。不須服食。不須導引。不須吐納。能大明生死。幾於道矣。生之門。死之戶。不生則不死。上根頓悟無生。其次莫若寡慾。未必長生。亦可却病。反而求之。人之死。繇於生人之病。繇於慾。上工治未病。下工治已病。已病矣。繹其致病之根。繇於不謹。急遠房幃。絕嗜慾。庶幾得之。世人服食以圖長生。惑矣。甚者日服補藥。以資縱慾。則惑之甚也。

天上地下。陰陽之定位。然地之氣。每交於上天之氣。每交於下。故地天為泰。天地為否。聖人參贊天地。有轉否為泰之道。如陽氣下陷者。用味薄氣輕之品。若柴胡升麻之類。舉而揚之。使地道左旋而升於九天之上。陰氣不降者。用感秋氣肅殺為主。若瞿麥扁蓄之類。抑而降之。使天道右遷而入於九天之下。此東垣補中益氣湯。萬世無窮。

之利不必降也。升清濁自降矣。

春秋晝夜。陰陽之門戶。一歲春夏為陽。秋冬為陰。一月朔後為陽。望後為陰。一日晝為陽。夜為陰。又按十二時而分五臟之陰陽。醫者全憑此以明得病之根原。而施治療之方術。

春夏秋冬。非今行夏之時。當依周正建子。冬至一陽生。夏至一陰生。此二至最為緊要。至者極也。陰極生陽。絕處逢生。自無而有。陽極生陰。從有而無。陽變陰化之不同也。若春分秋分。不過從其中平分之耳。然其尤重者。獨在冬至。故易曰。先王以至日閉關。閉關二字。須看得廣。觀月令云。是月齋戒掩身。以待陰陽之所定。則不止關市之門矣。

或問冬至一陽生。當漸向暖。和何為臘月。大寒冰雪反盛。夏至一陰生。當漸向清涼。何為三伏。溽暑酷熱反熾。亦有說乎。曰。此將來者進。成功者退。隱微之際。未易以明也。蓋陽復於下。逼陰於上。井水氣蒸。

而堅冰至也。陰盛於下。逼陽於上。井水寒而雷電合也。今人病面紅口渴煩燥喘咳者。誰不曰火盛之極。抑孰知其為腎中陰寒所逼乎。以寒涼之藥進而斃者。吾不知其幾矣。冤哉。冤哉。

朔望分陰陽者。初一日為死魄。陰極陽生。初三日而朏。十三日而幾望。十五則盈矣。漸至二十已後。月廓空虛。海水東流。人身氣血亦隨之。女人之經水。期月而滿。滿則溢。陰極而少陽生。始能受孕。故望以前屬陽。

陽病則晝重而夜輕。陽氣與病氣交旺也。陰病則晝輕而夜重。陰氣與病氣交旺也。若夫陽虛病則晝輕。陰虛病則夜輕。陰陽各歸其分也。治之者。既定其時。以證其病。若未發之時。當迎而奪之。如孫子之用兵。在山谷則塞淵泉。在水陸則把渡口。若正發之時。當避其銳鋒。若勢已殺。當擊其情。歸恐曠日遲久。反生他患也。至於或晝或夜。時作時止。不時而動。是純虛之症。又不拘於晝夜之定候。當廣服補藥。

以養其正。如在平川廣漠。當清野千里。又以十二時分配五臟六腑。自子至午。行陽之分。自午至亥。行陰之分。仲景云。少陽之病欲解時。從子至卯。乘此陽道方亨之時而投之。藥易以入。故仲景傷寒論中。逐時分治。不可不考。

年月日時。皆當各分陰陽。此其大畧也。獨甲子運氣內經雖備言之。往往不驗。當時大撓作甲子。即以本年本月本日本時為始。統紀其數如此。未必能直推至上古甲子年甲子月日時為歷元也。內經持明氣運。有如許之異。民病亦有如許之別。如此讀內經者。不可執泥。譬如大明統歷選擇已定。可信用乎。不可信用乎。

陽一而實。陰二而虛。蓋陰之二。從陽一所分。故日秉全體。月有盈虧。人之初生。純陽無陰。賴其母厥陰乳哺而陰始生。是以男子至二八而精始通。六十四而精已絕。女子至二七而經始行。四十九而經已絕。人身之陰。止供三十年之受用。可見陽常有餘。陰常不足。况嗜慾

者多。節慾者少。故自幼至老。補陰之功。一日不可缺。此陰字指陰精而言。不是泛言陰血。今之以四物湯補陰者。誤也。王節齋云。水虛成病者十之八九。火虛成病者十之一二。微得其意矣。褚侍中云。男子陰已耗而思色。以降其精。則精不出而內敗。小便道澀如淋。陽已痿而復竭之。則大小便牽痛。愈病則愈便。愈便則愈痛。玩褚王二公之言。陰中有水有火。水虛者固多。火衰者亦不少。未有精泄已虛。而元陽能獨全者。况陰陽互為其根。議補陰者。須以陽為主。蓋無陽則陰無以生也。

男子背陽而負陰。女子背陰而負陽。人身臂中分陰陽左右。男子右屬火而為氣。左屬水而為血。女子右屬水而左屬火。凡人半肢風者。男子多患左。女子多患右。豈非水不能營耶。

此皆泛言陰陽之理。有根陰根陽之妙。不窮其根。陰陽或幾乎息矣。談陰陽者。俱曰氣血是矣。詎知火為陽氣之根。水為陰血之根。盡觀

之天地間。日為火之精。故氣隨之。月為水之精。故潮隨之。然此陰陽水火又同出一根。朝朝稟行。夜夜復命。周流而不息。相偶而不離。惟其同出一根而不相離也。故陰陽又名互為其根。陽根於陰。陰根於陽。無陽則陰無以生。無陰則陽無以化。從陽而引陰。從陰而引陽。各求其屬而窮其根也。世人但知氣血為陰陽。而不知水火為陰陽之根。能知水火為陰陽。而誤認心腎為水火之真。此道之所以不明不行也。試觀之天上金木水火土五星。見在而日月二曜。所以照臨於天地間者。非真陰真陽乎。人身心肝脾肺腎五行俱存。而所以運行於五臟六腑之間者。何物乎。有無形之相火。行陽二十五度。無形之腎水。行陰二十五度。而其根則原於先天太極之真。此所以為真也。一屬有形。俱為後天而非真矣。非根矣。謂之根。如木之根而枝葉所繇以生者也。

既有真陰真陽。何謂假陰假陽。曰此似是而非。多以誤人。不可不知。

如人大熱發躁。口渴舌燥。非陽症乎。余視其面色赤。此載陽也。切其脈。尺弱而無力。寸關豁大而無倫。此係陰盛於下。逼陽於上。假陽之症。余以假寒之藥。從其性而折之。頃刻平矣。如人惡寒。身不離複衣。手足厥冷。非陰症乎。余視其面色滯。切其脈濇。按之細數而有力。此係假寒之症。寒在皮膚。熱在骨髓。余以辛涼之劑。溫而行之。一汗而愈。凡此皆因真氣之不固。故假者得以亂其真。假陽者不足而示之有餘也。假陰者有餘而示之不足也。既已識其假矣。而無術以投其所欲。彼亦捍格而不入。經曰。伏其所主。而先其所因。其始則異。其終則同。可使去邪而歸於正矣。

有偏陰偏陽者。此氣稟也。太陽之人。雖冬月身不須綿。口常飲水。色慾無度。大便數日一行。苓連梔柏。大黃芒硝。恬不知怪。太陰之人。雖暑月不離複衣。食飲稍涼。便覺腹痛。泄瀉。參朮姜桂。時不絕口。一有慾事。呻吟不已。此兩等人者。各稟陰陽之一偏者也。與之談醫。各執

其性之一偏。而目為全體。常試而漫為之。雖與之言。必不見信。是則偏之為害。而誤人多矣。今之為醫者。鑒其偏之弊。而製為不寒不熱之方。舉世宗之。以為醫中王道。豈知人之受病。以偏得之。感於寒則偏於寒。感於熱則偏於熱。以不寒不熱之劑投之。何以補其偏而救其弊哉。故以寒治熱。以熱治寒。此方士之繩墨也。然而苦寒頻進。而積熱彌熾。辛熱比年。而沉寒益滋者。何耶。此不知陰陽之屬也。經曰。諸寒之而熱者。取之陰。諸熱之而寒者。取之陽。所謂求其屬也。斯理也。惟王太僕能窮之。註云。寒之不寒。是無水也。熱之不熱。是無火也。無水者。壯水之主。以鎮陽光。無火者。益火之原。以消陰翳。啟玄達至理於繩墨之外。而開萬世醫學之源也。

陰陽者。虛名也。水火者。實體也。寒熱者。天之淫氣也。水火者。人之真元也。淫氣湊疾。可以寒熱藥施之。真元致病。即以水火之真調之。然不求其屬。投之不入。先天水火原屬同宮。火以水為主。水以火為原。

故取之陰者。火中求水。其精不竭。取之陽者。水中尋火。其明不熄。斯大寒大熱之病。得其平矣。偏寒偏熱之士。不可與言也。至於高世立言之士。猶誤認水火為心腎。無怪乎後人之懵懵也。

五行

以木火土金水。配心肝脾肺腎。相生相尅。素知之矣。諸書有云。五行惟一。獨火有二。此言似是而非。論五行俱各有二。奚獨一火哉。若論其至。五行各各有五。五五二十五。五行各具一太極。此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也。今以五行之陰陽生死言之。木有甲木屬陽。乙木屬陰。人身之膽是甲木。屬足少陽。肝是乙木。屬足厥陰。甲木生於亥而死於午。乙木生於午而死於亥。火有丙火屬陽。丁火屬陰。人身之相火屬手少陽。心火屬手少陰。丙火生於寅而死於酉。丁火生於酉而死於寅。水有壬水屬陽。癸水屬陰。人身之腎水屬足少陰。膀胱屬足太陽。壬水生於申而死於卯。癸水生於卯而死於申。土有戊土屬陽。己土

屬陰。人身之胃土屬足陽明。脾土屬足太陰。戊土生於寅而死於酉。己土生於酉而死於寅。金有庚金屬陽。辛金屬陰。人身之肺金屬手太陰。大腸金屬手陽明。庚金生於己而死於子。辛金生於子而死於己。欲察病情者。專以時日之生旺休囚而驗其陰陽之屬。如膽火旺則寅卯旺而午未衰。肝火旺則午未甚而亥子衰。五行各以其類推之。

獨土金隨母寄生。故欲補土金者。從寄生處而補其母。是以東垣有隔二之治。是從母也。有隔三之治。又從母之外家也。土金惟寄生。故其死為真死。惟水火從真生。故其死不死。絕處逢生矣。歸庫者。絕其生氣而收藏也。返魂者。續其死氣而變化也。況水火隨處有生機。鑽木可取。擊石可取。圓珠可取。方諸取水。掘地取水。承露取水。若金死不救。土死不救。木死不救。是以余於五行中。獨重水火。而其生尅之妙用。又從先天之根。而與世論不同。

近世人皆曰水尅火。而余獨曰水養火。世人皆曰金尅木。而余獨曰水生金。世人皆曰土尅水。而余獨於水中補土。世人皆曰木尅土。而余獨升木以培土。若此之論。顛倒拂常。誰則信之。誰知君相二火。以腎為宮。水尅火者。後天有形之水火也。水養火者。先天無形之水火也。海中之金。未出沙土。不經煅煉。不畏火。不尅木。此黃鍾根本人之聲音。出自肺金。清濁輕重。丹田所係。不求其原。徒事於肺抑末也。今之言補肺者。人參黃芪。清肺者。黃芩麥冬。斂肺者。五味柯子。瀉肺者。蒺藜枳殼。病之輕者。豈無一效。若本源虧損。毫不相干。蓋人肺金之氣。夜卧則歸藏於腎水之中。丹家謂之母藏子宮。子隱母胎。此一臟名曰嬌臟。畏熱畏寒。腎中有火。則金畏火刑。而不敢歸。腎中無火。則水冷金寒。而不敢歸。或為喘脹。或為咳嗽。或為不寐。或為不食。如喪家之狗。斯時也。欲補土母。以益子。喘脹愈甚。清之瀉之。肺氣日消。死期迫矣。惟收斂者。僅似有理。然不得其門。從何而入。仁齋直指云。肺

出氣也。腎納氣也。肺為氣之主。腎為氣之本。凡氣從臍下逆奔而上者。此腎虛不能納氣歸元也。毋徒從事於肺。或壯水之主。或益火之原。虎向水中生矣。

若夫土者。隨火寄生。即當隨火而補。然而補火有至妙之理。陽明胃土。隨少陰心火而生。故補胃土者。補心火。而歸脾湯一方。又從火之外家而補之。俾木生火。火生土也。太陰脾土。隨少陽相火而生。故補脾土者。補相火。而八味丸一方。合水火既濟而蒸腐之。此一理也。至理也。人所不知。人所不信。余特申言之。蓋混沌之初。一氣而已。何嘗有土。自天一生水。而水之凝成處。始為土。此後天卦位。艮土居坎水之次也。其堅者為石。而最堅者為金。可見水土金。先天之一原也。又有補子之義。蓋肺為土之子。先補其子。使子不食母之乳。其母不衰。亦見金生土之義。又有化生之妙。不可不知。甲木戊土所畏。畏其所勝。不得已。以己妹嫁之。配為夫婦。後歸外氏成家。此甲己化土。其間

遇龍則化。不遇龍則不化。凡化物以龍為主。張仲景立建中湯以健脾土。木曰曲直。曲直作酸。芍藥味酸。屬甲木。土曰稼穡。稼穡作甘。甘草味甘。屬己土。酸甘相合。甲己化土。又加肉桂。蓋桂屬龍火。使助其化也。仲景立方之妙。類如此。又以見木生土之義。蓋土無定位。旺於四季。四季俱有生理。故及之。至於木也者。以其尅土。舉世欲伐之。余意以為木藉土生。豈有反尅之理。惟木鬱於下。故其根下尅。蓋木氣者。乃生生之氣。始於東方。蓋不觀之為政者。首重農事。先祀芒神。芒神者。木氣也。春升之氣也。陽氣也。元氣也。胃氣也。同出而異名也。我知種樹而已。雨以潤之。風以散之。日以暄之。使得遂其發生。長養之天耳。及其發達既久。生意已竭。又當斂其生生之氣。而歸於水土之中。以為來春發生之本。焉有伐之之理。此東垣脾胃論中。用升柴以疎木氣。諄諄言之。詳也。但未及雨潤風散。與夫歸根復命之理。余於木鬱論中。備言之。總之。申明五行之妙用。專重水火耳。

論五行各有五

以火言之。有陽火。有陰火。有水中之火。有土中之火。有金中之火。有木中之火。陽火者。天上日月之火。生於寅而死於酉。陰火者。炳燭之火。生於酉而死於寅。此對待之火也。水中火者。霹靂火也。即龍雷之火。無形而有聲。不焚草木。得雨而益熾。見於季春。而伏於季秋。原夫龍雷之見者。以五月一陰生。水底冷。而天上熱。龍為陽物。故隨陽而上升。至冬一陽來復。故龍亦隨陽下伏。雷亦收聲。人身腎中相火。亦猶是也。平日不能節欲。以致命門火衰。腎中陰盛。龍火無藏身之位。故遊於上而不歸。是以上焦煩熱。咳嗽等症。善治者。以溫腎之藥。從其性而引之歸原。使行秋冬陽伏之令。而龍歸大海。此至理也。奈何今之治陰虛火衰者。以黃柏知母為君。而愈寒其腎。益速其斃。良可悲哉。若有陰虛火旺者。此腎水乾枯。而火偏盛。宜補水以配火。亦不宜苦寒之品。以滅火。壯水之主。以鎮陽光。正謂此也。如燈燭火。亦陰

火也。須以膏油養之。不得雜一滴寒水。得水即滅矣。獨有天上火入於人身。如河間所論六氣暑熱之病。及傷暑中暑之疾。可以凉水渥之。可以苦寒解之。其餘爐中火者。乃灰土中無燄之火。得木則烟。見濕則滅。須以炭培實以溫燼。人身脾土中火。以甘溫養其火。而火自退。經曰。勞者溫之。損者溫之。甘能除大熱。溫能除大熱。此之謂也。空中之火。附於木中。以常有坎水滋養。故火不外見。惟乾柴生火。燎原不可止。過力窮方止。人身肝火內熾。鬱悶煩燥。須以辛涼之品發達之。經曰。木鬱則達之。火鬱則發之。使之得遂。其炎上之性。若以寒藥下之。則愈鬱矣。熱藥投之。則愈熾矣。

金中火者。凡山中有金銀之鑛。或五金埋瘞之處。夜必有火光。此金鬱土中而不得越。故有光輝發見於外。人身皮毛空竅中。自覺針刺蚊咬。及巔頂如火炎者。此肺金氣虛。火乘虛而現。肺主皮毛。故也。經曰。東方木實。因西方金虛也。補北方之水。即所以瀉南方之火。雖曰

治金中之火。而通治五行之火。無餘蘊矣。以水言之。有陽水。有陰水。有火中之水。有木中之水。陽水者。坎水也。氣也。希夷先生陰陽消息論曰。坎以一陽陷於二陰。水氣潛行地中。為萬物受命根本。蓋潤液也。氣之液也。月令於仲秋云。煞氣浸盛。陽氣日衰。水始涸。是水之涸。地之死也。於仲冬云。水泉動。是月一陽生。是水之動。地之生也。謂之火中之水可也。謂之土中之水可也。陰水者。兌澤也。形也。一陰上徹於二陽之上。以有形之水。普施萬物。下降為資生之利澤。在上即可謂雨露之水。在下即為大溪之水。人之飲食入胃。命門之火。蒸腐水穀。水穀之氣。上薰於肺。肺通百脉。水精四布。五經並行。上達皮毛。為汗。為涕。為唾。為津。下濡膀胱。為便。為液。至於血亦水也。以其隨相火而行。故其色獨紅。周而復始。滾滾不竭。在上即可為天河水。在下即為長流水。始於西北天門。終於東南地戶。正所謂黃河之水。天上來。奔流到海不復回。故黃河海水皆同色也。

金中之水。鑛中之水。銀是也。在人身為骨中之髓。至精至貴。人之寶也。木中水者。巽木入於坎水而上出。其水即木中之脂膏。人身足下有湧泉穴。肩上有肩井穴。此暗水潛行之道。凡津液潤布於皮膚之內者。皆井泉水也。夫水有如許之不同。總之歸於大海。天地之水。以海為宗。人身之水。以腎為源。而其所以能晝夜不息者。以其有一元之乾氣為太極耳。此水中之五行也。明此水火之五行。而土木金可例推矣。經曰。紀於水火。餘氣可知。